

2015年11月,因为被那张伏尸海滩的难民小男孩的照片触动,身为6个孩子祖母的美国人丽莎·坎普贝尔来到了希腊,希望帮助那里的难民们。她原本只计划在希腊逗留几个星期,但如今两年过去了,她成了一个难民营的管理者,向大批涌入的人们伸出援手。“在这里,我是2000人的母亲。”她说。

她是2000个难民的“妈妈”



坎普贝尔(中)和难民营里的人在一起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特约撰稿 林铎 编译

因为新闻来到希腊

让坎普贝尔放弃工作和家庭,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希腊的原因,是2015年9月那张让无数人动容的照片:在土耳其的一片海滩上,身穿红色上衣和蓝色裤子的小男孩艾兰面部朝下,伏在沙滩上,已经没了气息。他的妈妈和哥哥也在那次横渡地中海的旅途中遇难了。

“和其他美国人一样,我曾对难民危机毫无概念,直到2015年看到新闻上艾兰·库尔迪的那张照片,他只有3岁。”坎普贝尔说。

因为那条新闻,坎普贝尔请了假,她打算到希腊呆45天,亲眼看看那些难民的生活。“我原以为自己能看到难民有地方住,有东西吃,或者能享受到一些最基本的服务。”但当真正来到这里后,她看到的却只有海滩上成堆的救生衣和无数的救生船。

在希腊莱斯博斯岛的第一个早晨,坎普贝尔走到阳台上,进入她视线的是9艘来自土耳其的小船。“我们多少都听说过难民船超载的事,但亲眼看到一艘只能坐10个人的船上走下50个人,我感到揪心不已。”坎普贝尔记不清有多少次看见难民们走下船,俯身亲吻这块土地——他们经过了重重磨难,冒着生命危险,终于来到了欧亚两洲的边境。“这些场景令人难以置信,又让人刻骨铭心。我还听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,直到这时,我才真正被这场危机震撼到。”

帮忙建起了难民营

坎普贝尔决定做点什么,即使这些事是多么微不足道。每当她帮孩子们换上干净的衣服,看到他们到处寻找玩具时,心中就倍感欣

慰。

很快,坎普贝尔就不只满足于帮孩子们换换衣服了,她开始帮忙建设难民营。“我刚到雅典北部的伊诺菲达难民营时,那儿还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些帐篷和部队搭建的临时设施。我没什么和难民打交道的经验,不过我是个行动派,所以很快忙碌了起来,投身组织、规划和建造。”

一个月后,一名美国慈善家表示愿意出资支持坎普贝尔在希腊长期工作。于是,坎普贝尔给丈夫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:“我要辞职,我要呆在希腊。”去年6月,她成了伊诺菲达难民营的负责人。“起初我还有些胆怯,但我内心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。这些难民需要有人照料,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争取权利。”坎普贝尔说。

在难民营运营过程中,当地居民也给了坎普贝尔很大的支持。去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,由于供水管道被冻住,难民营里没了饮用水。坎普贝尔向管理部门求助,却被告知最快也得等星期二才能恢复。“你这是在告诉我们所有人,要等足足48个小时才能喝上一口水吗?”她很崩溃。幸好,坎普贝尔认识的一名餐馆老板伸出了援手——接到她的求助电话后,不到两个小时,就有一辆送水的卡车开了过来。“我还是遇上不少善良的人,和我一起坚持做正确的事,他们中不仅有难民,还有希腊人民。”

坎普贝尔当了一年半的负责人,直到上个月,希腊政府关闭了这个营地。

营地被匆匆关闭,坎普贝尔感到无比煎熬。她在脸上写道:“结束了,他们(希腊政府)赢了,我们输了。”第二天醒来时,她的手机塞满了无数热心的消息:“我能做些什么?我愿意帮忙。”这些信息给了坎普贝尔勇气,她希望大家携手同行,挺过这段时间。

不得不离别

坎普贝尔打听到,难民营可能会重新开放,可她现在不知道具体时间。不过,至少她为一些人安排好了去处:她给他们找了份“工作”。

难民们觉得,靠他人的施舍过活有损尊严,他们想自食其力。坎普贝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让难民们用废弃的帐篷材料做成袋子,销售到美国。很快,那些拥有这份工作的人成了难民营里最快乐的一群人,因为他们终于有事可做,而不是只能无所事事地等着参加难民庇护面签。

目前,共有18名难民从事这份工作。上个月,坎普贝尔在附近一个社区里租下了一栋房子,为这些难民提供了生产地;而一些来自美国的买家愿意大批购入这些袋子。坎普贝尔希望他们可以很快正式注册商标,让难民们真正拥有这家“企业”。

尽管还没看到所有难民都安顿好,但坎普贝尔不得不离开了:她的志愿签证12月22日就要到期,希腊政府没有给她续签。“我的父亲是名海军军官,我丈夫是名海警,我每两年就要搬一次家,告别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可在难民营里,告别是最让人难过的时刻。”坎普贝尔说,她最舍不得的是4岁的穆斯塔发,这个小男孩将要和妈妈、姐姐和弟弟一起前往瑞典,与已经在那里的爸爸和哥哥团聚。“在相识的一年零四个月里,我越发喜欢这个孩子。我为他们一家人团圆感到开心,但也有些遗憾,因为我知道,我们几乎不可能再见面了。”

“我的丈夫曾经问我:‘在希腊,你曾是2000多个人的妈妈。回来以后你打算做什么?’”坎普贝尔说,“我打算做的,就是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发生在这里的一切,让大家明白我们都生而为人,我们都是人。”

个人意见

这支电竞战队,平均年龄71岁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最近,“佛系”这个词在年轻人尤其是“90后”中很流行,但就在年轻人开始沉迷于无欲无求的“佛系”生活的时候,一群老年人却追求起了紧张刺激的感觉。来自瑞典的5名老人,组成了一支名为“银色狙击手”的电竞战队,还参加了反恐精英游戏(CS)的国际性赛事。

这支CS战队堪称世界上“最高寿”的电竞战队:他们的平均年龄是71岁,其中最年轻的选手62岁,最年长的已经81岁了。12月1日至4日,他们参加了世界著名电竞赛事Dreamhack的2017年冬季赛,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。

“银色狙击手”战队由三男两女组成,分别是:75岁的战队队长厄伊温、75岁的阿贝,81岁的伯蒂尔,62岁的莫妮卡和63岁的旺嘉。他们还分别给自己起了很有趣的游戏名:“旋风”“小鸟”“贝拉爆炸”“青少年杀手”和“编织骑士”。

队里年龄最大的“贝拉爆炸”伯蒂尔说,他当初玩游戏就是因为想和孙子孙女打成一片,事实是,他开始玩游戏后,确实和家里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话题:“孙子孙女都觉得我们超酷。”“小鸟”阿贝更是把女儿“拉下了水”——最近,他开始教女儿打CS,父女两人经常一起组团进行游戏训练。

“编织骑士”旺嘉最初玩游戏,是因为她发现当自己生气或情绪不好时,可以把游戏作为一种发泄的“疗法”。比赛前,为了刷够游戏时间,她夜以继日地玩游戏:“这是我们头一回参加电竞比赛,年轻人都很支持我们。”

五位老人游戏之余的生活也很有意



这是“银色狙击手”战队一起打游戏的照片。

思。阿贝是个剪纸艺术家,他喜欢在训练后剪纸花送给队里的两位女士;旺嘉和“青少年杀手”莫妮卡因为游戏成了闺蜜,她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击杀男性玩家。“训练时,我和莫妮卡喜欢在一队,对抗他们‘男队’。我们总赢!”旺嘉说。

为了备战比赛,“银色狙击手”特地请来了CS界的金牌教练波蒂。波蒂曾一手创建了CS传奇战队“睡衣忍者”,并作为参赛选手得过10次世界冠军。从电竞选手的身份上退下来后,他一直担任职业选手的教练。这次指导“银色狙击手”,波蒂对这五位满怀激情的老人充满了尊敬:“他们真的很棒,即使是在这个年龄,他们依然想要学习、吸收新的知识,并为此付出努力。”

尽管“银色狙击手”战队在比赛中表现一般,但老人们的参与本身就极具意义——游戏绝非年轻人的专利,即使身为老年人,也同样可以在游戏中找到乐趣。“我们的朋友或同龄人可能并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,但他们为我们加油,他们夸我们勇敢。”伯蒂尔说。“旋风”厄伊温则表示:“去市场上买菜时,有人能认出我来,我们在脸上还有上个粉丝主页。我家的孩子都说我太厉害了。”